

阿爾佛列德習慣了克萊門特號上的生活後，也已經能配合著雇主晝伏夜出的習慣，在主人起床洗漱後準備好一頓可口的早餐，雖然擔心自己所知的食譜做法無法讓歐珀滿意，但看對方至少會喝掉湯品後，阿爾佛列德一開始的緊張也消散了些許，雖然對於雇主如此少的進食量感到存疑，但不管如何這是雇主的隱私，他還是不要去觸碰的好。

照著往常，接近日暮時分時，他輕輕的敲了敲主人的房門「先生，今日的餐點您想吃什麼？我去準備。」

「幫我備一碗湯就好。」歐珀打開房門邊整理袖口邊跟阿爾說著「今天另外兩餐不用幫我準備。」他走到沙發旁坐下，拿起放在旁邊矮桌上的還未看完的書籍打算繼續閱讀「喔對了，dear，你今天有其他打算嗎？」

「.....好的。」今天的餐量是前所未有的少，阿爾佛列德眉頭稍稍的皺起，但也依然沒有詢問，面對主人的問題他如實的答道「沒有，您有什麼需要我可以幫忙的事情嗎？」

「晚一點的確需要你配合我一件事。」他繼續閱讀書本「你只需要好好休息就行。」說完抬頭對著阿爾笑了一下。

「明白了，我先去準備餐點，請您稍等一會。」淡淡的回以一個笑容，阿爾佛列德轉身離開了艙房。

這樣的要求，他沒有懷疑。

† * † * † * † * † * † * † * † * † * † * † * † * † * † * † * † *
† * † * † * † *

「先生，...要不要幫您多準備一些點心？」待主人用完餐後，阿爾佛列德還是忍不住開口的詢問著，想著方才洗好的零星杯盤，他踟躕著是不是應該再多做些什麼，廚房裡的食材非常豐富，甚至有不少蔬果是阿爾佛列德從未看過的。

但讓他倍感不解的仍是沒有工作人員這件事情，不管是去掌舵室還是到最下層的鍋爐室，門都被鎖死上面甚至爬滿薔薇，數量之多的好似那些花朵原本就生長在那兒一樣，這遠比雇主異常嬌小的胃口還讓人感到疑惑。

「不用了，你休息吧。」歐珀指著旁邊的長沙發「你是今天的主食，得到好的休息，我想我也會品嚐的比較愉悅。」凡派爾漫不經心的說著驚人的話語，就像是在說今天打算吃牛排一般的平常。

阿爾佛列德在此時的疑惑已經變成了巨大的問號，難道這是新的調戲方式嗎？

難以把對方的話當作玩笑，阿爾佛列德眉頭微微蹙起，表情很是茫然「很抱歉，先生...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，如果需要主餐的話我馬上去幫您製作。」

歐珀闔上書本，將其放回矮桌上，雙手置於腹部前方，微笑著開口「啊.....難道我忘記告訴你，我是凡派爾嗎？或許說吸血鬼你比較能明白。」

凡派爾？吸血鬼？

如果真的是這樣，雇主的習慣或許解釋的通，但是阿爾佛列德並不想輕易接受這在凡人聽來過於荒謬的答案

「.....您這是在開玩笑嗎...？」輕柔的語氣中多了一絲質疑，阿爾佛列德突然想起之前自稱是吸血族的乘客。

「不，這不是玩笑。」他看了一下四周「幫我把那盞油燈放過來。」指著身旁的矮桌「凡派爾的眼睛，被稱為寶石之眼.....仔細看著我的眼睛，告訴我你看到了甚麼？」他微抬起頭注視身前的人類，認真的神情與平時淡然的樣子有些反差。

油燈的鵝黃倒映著男人俊美的臉龐，光亮染上那雙阿爾佛列德從未仔細看過的眸子，就算視力有些狀況，他仍看見了主人眼底的異樣，那並不是人類會有的瞳色，擁有大海的深沉也有著藍空的遼闊，美麗而妖異。

阿爾佛列德下意識的後退一步，不只是因為看著對方太久，也是因為他知道了自己簽下的那份契約包含著什麼。

「...我...什麼也沒看到，很抱歉，先生...請容我離開一下。」

紫髮的凡派爾一把拉住想要逃離的人類，順勢帶往自己懷中，反手箝制著男人。

「Dear，逃跑可不是甚麼好習慣。」強硬的制住對方的臉，迫使他正視自己「害怕了嗎？」微微睜起的雙眼因進光量減少而變的深沉。

凡派爾的力量遠比阿爾佛列德想像的強大，無論他如何想拉開距離，對方制服自己的手依舊不動如山，就像在壓制著一隻螞蟻那般毫不費力，阿爾佛列德頓時嚐到了熟悉的無力感，身上的力道很快卸了下來。

「...合約上沒有說明這件事，我只是感到有些...吃驚而已。」直視著主人那雙變化莫測的眸子，阿爾佛列德露出喪氣的笑容。

他心底清楚，簽下合約開始，無論雇主是什麼樣的人，他都必須遵從主人的要求，畢竟沒有那張白紙黑字，阿爾佛列德·布魯諾這個人，大概也已經坐上通往死亡的冥船了。

「喔？」凡派爾嗤笑「我以為我寫的很清楚。」他鬆開那被掐出紅印的臉龐「三餐皆由你負責不是嗎？」

被捕獵的羔羊瑟縮在地，無力的看著孤狼撥開他的皮毛、舔舐他的項頸，就像是餐前禱告一般，神聖地儀式正在進行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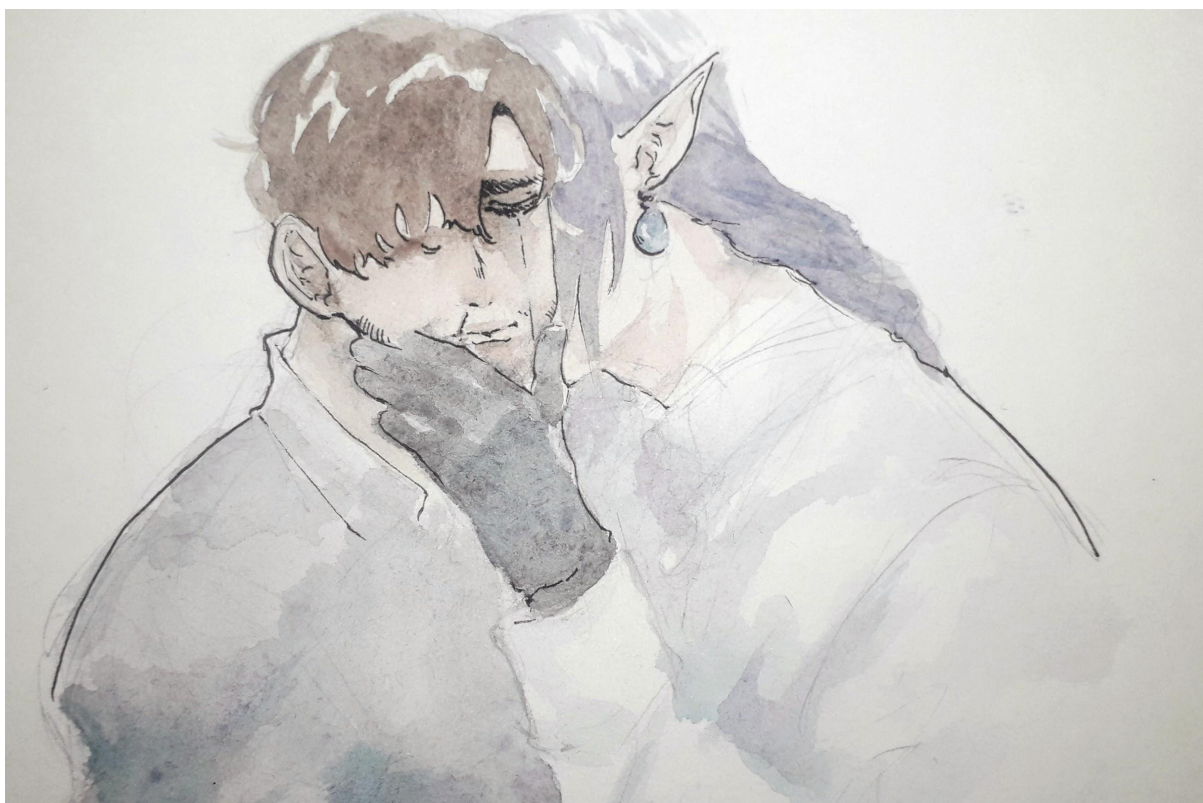
將雙唇覆上頸側感受因緊張而鼓譟的脈搏「放心，不會有生命危險的。」至少在這趟旅程中不會有問題。

當微涼的呼吸觸摸上頸邊，聽著主人在頸邊的喃喃，阿爾佛列德只能閉上眼，像隻鴛鴦般逃避眼前的狀況，來自心底的無力感漸漸轉化為恐懼，依然被緊抓著的雙手不由自主的打顫。

尖牙沒入黝黑的皮膚，牙舌並用的吸允血液，腥鏽的液體化成甜膩上盛的美酒，美酒佳餚，凡派爾的盛宴或許就是如此簡單。

疼痛隨著劃開的血色傾瀉而出，來自頸部的痛楚像把斧頭劈開阿爾佛列德混亂的思緒，震顫的眼睫下緩緩泌出溫熱的淚水，滑過粗糙的臉龐，攥緊的拳頭被抽乾溫度似的冰冷下來。

阿爾佛列德還以為自己的淚腺早已乾涸，沒想到還是因為過於疼痛而淌下眼淚。



微涼的淚珠滑進兩人相貼之處，流入凡派爾口中，不同於鮮血的甜膩，而是有些苦澀的味道。

進食中的小插曲沒有影響凡派爾的食慾，他估算人類能夠承受的失血量，踩著底線停止了這次的進食，鬆開有些癱軟無力的人類，攬著對方，淚濕的臉龐蒼白頹靡，他饜足的笑著「Dear，你還是愛哭的年紀嗎？」

「.....抱歉，我還不習慣您這樣的用餐。」捂住發疼的脖子，阿爾佛列德低著頭抹去淚水，手掌覆上雇主的肩膀，輕輕的推開對方。

「不好意思，您能讓我出去一會嗎？...我想抽根菸。」阿爾佛列德認真的覺得自己需要尼古丁來消化剛剛的事情。

「Whatever you want.」歐珀靠向沙發椅背，低垂眼簾「像你這麼有活力的人類我還是第一次遇見。」也或許是以往的食物們都太嬌弱了？

「...不敢當。」這樣的稱讚在阿爾佛列德聽來更像是貶義，他並不覺得自己活力到哪裡去，腦袋都有點發昏了，不過就是現在非常需要到外面吹個海風抽包菸，而硬撐著而已。

「那麼我先離開了，如果有任何需要，您可以在甲板上找到我。」

說完朝雇主微微行禮後，阿爾佛列德幾乎以快走的速度逃離了房間，想到等會還必須回房，他就頭痛，或許一開始堅持另找別的房間住，還比較能回避現在的狀況，但如今他只能埋汰當初答應的太隨性的自己。

看著阿爾離開的速度，歐珀低聲笑著「這不是很有活力嘛……」或許這趟旅程不會過於無聊了。